



春節演唱材料

永远向前

贵州省話劇团集体创作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这本书包括两个独幕話剧。

“永远向前”描写铁路工人，为提前通車貴阳，日以繼夜地忘我劳动，超額完成了任务，又积极支援友隣的动人情节。歌頌了戴班长和工人們的革命干劲和高尚品質；也批判工人章起名的松劲落后思想。后来，章起名在同志們影响下，認識了自己錯誤，跟上同志，齐步向前。

“在铁路卫生所里”描写铁路某工地卫生所，在一天深夜里，为抢救搶己救人負重伤的李明鋼，进行輸血的片断故事。表現了铁路工人和医务人员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質；同时深刻地教育了怕艰苦、怕劳累，不安心工地生活的郑华，并终于在工人阶级的感召下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也自愿献出自己的血液，使伤员病情好轉。

春节演唱材料

永 远 向 前

贵州省話剧团集体創作

*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貴阳市延安中路3号)

(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)

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印張：1 字数：25,2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0,090冊

統一书号：T10115·166

定 价：(7) 一角一分 (813)

目 录

- 永远向前 (独幕话剧) 贵州省话剧团集体创作 (1)
井立民、赵福健执笔
- 在铁路卫生所里 (独幕话剧) 贵州省话剧团集体创作 (18)
彭淑嫻执笔

永远向前

貴州省話劇團集體創作
井立民 趙福健 執筆

（独幕話劇）

時間：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個傍晚。

地點：黔桂鐵路都筑段某工地的一間工棚裏。

人物：戴維昌——二十六歲，開挖班長，黨員。

章起名——二十八歲，風鑽工。

小胡——十八歲，風鑽工。

王護士——十九歲，工地醫務站護士。

張支書——三十多歲。

老大爺——五十多歲。

佈景：正面靠右有一門通外面，靠左有一窗。室內有一張上下鋪的雙人床，台中是用兩個木箱迭起來的桌子，和兩個自釘的凳子。

幕啟：室內無人。外面倒是機器震天响，歌聲遍山崗。頃刻，戴維昌和章起名二人爭論着上，戴進門開燈。

戴：老章……唉！我怎麼說呢。（章欲上床）老章你說，你為什麼不同意大家的意見？！

章：老戴，難道我是為了我一個人着想嗎？

戴：你別急么，你說你是為了大家着想，那為什麼大家都反對你的意見，只有個把人同意你呢？

章：大家根本沒弄懂我的意思。

戴：那你是什么意思呢？

章：去支援三號洞子我不反對，馬上就走我不同意。咱們苦戰了這麼多天，任務提前完成，我們沒有當把門將軍。我還

主张今天晚上把結尾工作全部搞完，从明天开始休息一下，使大家干劲儿养得更足再去支援，一定能更好的完成任务！难道这是个人主义？为什么給我扣帽子！还要拔我的白旗，我想不通。

戴：这个问题大家在会上扯了半天了，光咱们这儿完成了任务就能通车了吗？还是不行吧？！老章，保证全线通车是咱们大伙的事，你想过吗？！

章：（不理）

戴：好吧，我去开会去，你好好想想。

章：老戴，你把我的意见也反映一下。

戴：什么意见？

章：我建议今天晚上加一班，明天开始让大家休息。

戴：好吧，我反映。我的意见你也考虑一下。（下）

（广播声：“同志们！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决战啦。大家加油干哪！谁是英雄！谁是好汉！就看现在啦，大家争取提前完成任务，再去支援三班，为我们全队争光！”重复时渐轻。）

章：（烦恼地）唉！……

（小胡上）

胡：戴班长，戴班长。（见章躺床上，推他，章翻身，胡看）
章起名，原来是你呀！怎么，你不舒服啦？

章：嗯！

胡：真倒霉，在这个节骨眼生病，什么活儿也不能干。

章：啊呀，你别烦了！我心里有事。

胡：怎么，闹情绪啦？说出来，我给你研究研究。

章：你去吧，……不用你管。

胡：嗨！倒底是打炮眼的，火药味倒不小。

章：你别跟我烦，去吧！……（推胡）

胡：別推，看叫王护士看見……

章：看見怎么样？

胡：給她看見那就糟啦，她呀！不是个王护士，簡直是个护士王，可厉害啦！

章：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有什么厉害的。怕她干什么？

胡：干什么？我要是給她看見了，又得赶回工棚，躺在床上，真煩透啦。

章：你这小子真是有福不会享。

胡：嗨！这叫享福呀？大伙儿都在热火朝天的苦战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休息，簡直是活受罪。

章：去，去，去！你不休息，人家还要休息呢！

胡：噢！你是在享福呀！对不起，打搅你啦。

章：去去去，別煩了。

胡：我早就該走了！給你浪費了半天時間，我還有正事要干呢。

章：你还有什么正事。

胡：怎么，义务邮递員，給大家送信，不是正事。

章：有信？（翻身起）有我的沒有？

胡：呀！你也变的积极起来了？！……沒有。

章：給我看看。

胡：（一封封遞过去）戴班长的，大炮的，……（故意找信）沒有啦！

章：（失望地）奇怪，怎么还不来信呢？

胡：什么事那么着急呀！你爱人四月份才回乡生产，可信倒来的不少，小倆口真不錯。

章：告訴你小鬼，你要再惹我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

胡：算了，你敢碰我一根汗毛，我叫你賠我一根旗杆。（返身想跑，王护士上）

王：哪儿逃，病号！怪不得找不到你换药了。原来你躲到这儿来了。

胡：（仍想溜）我……

王：你先别走，到那个床上坐下。把鞋脱了，（顺手搬一凳）把脚搁上，自己把绷带解开。

胡：护士王，噢！王护士，轻伤不下火线，你听过讲吗？！……

王：别说了，还轻呢？骨头都快砸断了！好好坐着，别动。（王开箱取药，章歛声叹气）章起名同志，你那儿不舒服？

章：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

王：让我先看看吧！量量体温。

章：用不着。

王：有病怎么能不看呢？

章：我没病。

王：没病怎么会浑身不舒服呢？量量吧！把嘴张开。（对胡）小胡，你怎么又出来工作？

胡：我看人家在干活，自己躺在床上，心里真不是个味儿。

王：你的脚伤得厉害，不能工作。

胡：这点伤怕什么？

王：就是你没受伤，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。也该休息一会儿呀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
章：捣蛋！

王：你别讲话，小心咬破了温度表……（发现章未含入嘴内）你怎么不含上？（对胡）小胡，你刚才又到那儿去过？

胡：到过一工班。

王：怪不得脚又肿啦。

胡：那儿，都好啦。（要站起）

王：别动。

胡：让我上工地吧，王护士。今天是最后一天决战啦，我们班

馬上完成任务了。可我……

王：可你有病！再干活你的伤反而难好，不就更影响工作？！
把脚放平。（取章的溫度表）

章：溫度很高吧？

王：（看章）你到底量了沒有？（看溫度表又看眼睛、舌头）
你們啊！真怪，都不愿意看病。

胡：他的脑袋大概有毛病。

王：你的头怎么样？

章：有点昏。

王：那你就休息一下吧，靜靜就会好的。

胡：我看他要进特別医院，进行特別治疗。

王：我看啊，你也要进特別医院！

胡：回工地？！

王：回工棚！走吧。

胡：又回工棚，我还有事呢。

王：什么事？

胡：送信。

王：把信交給我，我給你送去。（胡无奈交信）你要是再干活
就要变成癩子啦！

胡：好吧。（对章）噯！风鉗工同志，你真睡在床上进行特別
治疗嗎？！（王、胡同下，戴維昌上）

戴：（站在門口）老章，队部同意了，休息两小时后咱們班加
一班！我去通知他們去。

章：噯，老戴，你說什么？

戴：休息两个钟点后，咱們再加一班……

章：我說嘛，今天晚上加一班，干完算了。明天……

戴：明天上午准备一下，下午出发，去支援三号洞子。

章：还是明天走？

戴：噢，对了。还有个好消息，工会主席告诉我，有几十个民工明天跟我们这班一块儿去，这下咱们班力量就更强了，你休息下吧。我去通知他们。（欲走）

章：噢，老戴，咱们班所有的人都去？

戴：不，有几个留下。

章：那几个？

戴：小胡和几个病号留下。

章：我呢？

戴：你当然去。

章：噢！老戴，我可把话说头里，去支援他们我绝不反对，明天就出发，我不同意。

戴：啊呀，老章，什么时候啦！你还扭在这个问题上，算了算了，你休息下，等会儿上班去。

章：噢！老戴，我可说了，我不去。

戴：你算了吧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！（下）

章：完了，这下子什么都完了！（想了一下）我请假。

（准备写，小胡上）

胡：（在章背后大声地）你在写什么？

章：小鬼，吓我一跳。（忙收起纸来）又来干什么？

胡：我找戴班长。

章：他刚走。

胡：到那儿去啦？

章：不知道。

胡：马上回来吗？

章：不知道。

胡：是不是上工会去了？

章：不知道。

胡：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除了知道你自己的事情之外，别的什

么也不知道。(下)

胡：(又上)你知道不！咱们班上今儿任务完成，明天就去支援三号洞子，你知道不？

章：不知道！

胡：你不想去？

章：你管我去不去！

胡：好，算我没说，我找班长去。(下) (外面声：“戴班长！张支书！”接着张支书和戴班长的应声，章闻声下)

胡：张支书你考虑考虑群众的意见吧。

张：(和胡、戴同上)好，你进来，坐下谈，那个群众？

胡：我呀。

张：你一个人能代表群众？

胡：我们戴班长他已经……

戴：我不同意。

胡：我们班上同志也……

戴：咱们班上同志也没有一个同意你去。

胡：张支书，你考虑考虑吧，我脚坏了可以干别的活，不然我要成了二流子啦。

张：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，脚又受了重伤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。

胡：不要紧的。(张不理，对戴)戴班长，戴大哥，你给咱说说吧。

戴：支书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。(也不理)

胡：(生气)好吧，我嘴都说破了，你们还是不同意。(差一点掉出眼泪)管你们同意不同意，我自己去定了！(要走)

张：(和戴交换了下眼色)回来，在那儿坐着。

戴：你要去干什么？

胡：我去收拾行李，一定要去。

戴：你別吵，你要吵的話，根本不同意考慮你的問題。

胡：答應了！好極了！（跳起來）唉喲！

戴：你看，還干活呢？

胡：不疼，一點也不疼，張支書，你們考慮考慮讓我也去吧！
（靠床坐着）

張：老戴你看，你們這個班能完成任務嗎？還有什麼困難沒有？

戴：沒有，我們班能完成任務。

張：要是有困难就把掃尾工作交給留下來的同志搞好啦。

戴：支書，你放心，我們不但能完成，而且還可以提前。

張：要注意同志們的身体健康，尤其注意不能發生事故，大伙兒猛干，安全就會疏忽的，適當掌握休息。

戴：好吧。

張：老章還沒回來，一会儿你再跟他談談吧。

戴：他這人的脾氣就這樣，沒什麼，他說管說，干活還照樣干。

張：沒什麼？昨天我和他談了一下，他的問題並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要多幫助他，不過要注意別犯老毛病，耐心點，不要急躁。

戴：好。

張：還有民工的事安排好了沒有？

戴：沒有。

張：要趕緊安排，到明天就晚啦。

戴：好，我馬上就去。

張：好，我馬上到洞子去看看，一会就來。（發現胡睡着了）
睡了，我們走。（王護士上）

王：張支書你們看到小胡沒有？

張：在那兒，睡着了。（王欲過去叫胡）噯，……小王同志，

（把王拉一边）他的伤怎么样？他吵着跟我們一起去，你看能行嗎？

王：（考虑）嗯……要是不跑来跑去的話，干些輕便活还是可以的。

戴：叫他到女工班去捶倒碓吧。

张：（向王）行么？

王：行。

张：就让他去，咱們走。（三人輕輕向外走，支书又順手抓起一件衣服給胡盖上，三人下）

（广播声：“同志們！告訴大家一个好消息！咱們二号隧道的全部工程已經提前八天完成了任务。現在只剩下最后几小时的工程了！为了提前通車，光荣地去支援三号隧道！队部同意大家的意見，决定休息二小时后，再苦战六小时，爭取今天晚上完成最后的工程。明天出发去支援三号……）

章：（上）支援，支援。你們誰爱支援誰去支援！（上床拿本子，不小心碰醒了胡）

胡：（醒，发现自己睡着了，問章）张支书呢？

章：不知道。

胡：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該死。我怎么睡着了。（喊着下）张支书，戴班长！……

（章喝酒，写报告）

戴：（上）老章，你写什么？

章：没什么，你干什么？休息一下吧，看你眼睛都紅了，喝口酒。

戴：不要喝酒，咱們馬上要上班了。

章：少喝一点。

戴：老章，我看你最近不大对头啊！两根眉毛都变成一根了。

来，我給你拉开。

章：別开玩笑，你什么时候結婚？

戴：等通車后。

章：怎么又推迟了？

戴：最近这么忙，明天又要去支援三号洞子，怎么能結呢。

章：我說么，休息几天，你婚也結了，我們也休息了，可大家就不同意，你也不同意，我真想不通。

戴：老章，这事我們已談了好几次了，刚才大家也談了，你想，咱們上次塌方，要不是三班来支援咱們，能完成任务嗎？这次他們有困难，咱們能不支援？！这是社会主义大协作，同志。

章：照你說，我好像反对社会主义大协作？

戴：我沒有說你反对，可你为什么不愿去支援呢？老章，你倒底在想什么？！

章：我想就是这，給你。（把报告遞給戴）

戴：什么？請假回家十五天。你怎么写得出来的，怎么说你才好，我看你变了！

章：我沒变，我們在一块儿五、六年了，干活我不是孬种，什么活不带头，流血流汗，就說沒对人民有功的話，至少也出过一把力。可这次我提出了休息几天，就說我个人主义，还拔我白旗，我真是太冤了。

戴：我真沒想到这些話会从你嘴里講出来。記得你刚下鐵路时像猛虎下山一样，干起活来飯都顧不上吃；大家都喜欢你，向你学习。可是你現在呢？大家都去支援，你要休息，鬧回家，你真不害臊。

章：你不用訓人，这些大道理誰不懂。

戴：你就是不懂，就是因为你不懂我才那么着急。当初咱們修成渝鐵路开庆功大会时，你代表咱們大家怎么向首长們

保証的，当时你說：“保証不叫苦，不怕难，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。”咱們洞子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别的同志們来支援你就高兴，現在三号洞子遇到困难要我們去支援，你想溜，想休息，想回家，这是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嗎？我看是自私自利，是资产阶级思想，不是白旗？我看就該拔，你真給我們工人阶级丢脸！

章：你算了吧！給我。（要报告）

戴：你干什么？

章：我找支书去。

戴：老章，你不要一錯再錯。

章：算了吧，我是自私自利！我是白旗！还給工人阶级丢脸！
好吧，我不干了，我請长假。

戴：什么？！你想开小差？！唔！原来鬧了半天，目的在这儿！
老章！……我怎么說你才好，你簡直没有一点工人阶级的气味。

章：我不跟你說，我找支书去。

戴：我希望你冷靜考虑下，我这样做正是为了你好。

章：我不需要你这样帮助，也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。（下）

戴：老章！……这是什么样的朋友。（气极，把两人的照片摔地下。张支书上）

张：怎么啦？（戴痛苦地扒在桌上）談崩了？

戴：我跟他談了半天，他就是不听，怎么办？

张：有办法。把你鉆山挖洞的那股勁儿拿出来，那么大的山你照样把它打通了！一点思想問題就把你难住啦？只要你自己先別洩气就行。再說老章就脾气倔強，他也不是寸水不进的人。

戴：不行，刚才我把什么話都說尽了，就是把心都挖給他。他还是不肯听。

张：解决思想問題本来就不是一下子就能談通的。就像你挖洞子一样，这得想办法，你大概又犯老毛病了吧？

戴：对，我是太急了。

张：光急有什么用。咱們共產黨員要把关心群众看成是自己的职责，不能等火燒到屋頂再去車水，他人呢？

戴：他說他去找你去了。

张：走！咱們快去把他找回来，好好跟他談談。

戴：可我刚才跟他吵得那么厉害。

张：不要紧，好朋友，不会計較这些的，走吧。（正欲下，章上，見戴回头就走，被张喊住）

张：老章，別走呀。你不是找我談个事嗎？！什么事？你說吧。

章：（无奈地上）

戴：老章，刚才我是有点急，現在支书也在这儿，你有什么話，你談吧。

章：（不語）

张：你怎么不說話？

章：我想請假回家。

戴：（又急）老章，你……

张：（阻止）老章，你是怎么的啦？大伙儿都是干劲儿冲天！小胡的脚伤得那么厉害都急着要工作；可你想回家，你想你这样做对嗎？我們社会主义建設，就是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必須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，要是每个人光为自己，那就一事无成。不說別的，就拿你回家來說，你要坐火車，沒有工人修鐵路你坐什么？坐汽車，沒有工人造汽車你坐什么？你想騎馬連馬都归了公社，那你就得一步一步的走，大山无人开你得爬，大河沒人架桥你得游，夜里沒有旅館你就得睡露天，你这条路是危险的，咱們到处开山劈岭，架桥挖洞，那儿不方便要到那儿去，为的是修通鉄

路，提高人民的生活，咱們現在不是為官伢資本家修路，是為社會主義建設，是為提高人民生活，為國家創造財富，這是我們全體鐵路工人的光榮任務。現在三號隧道還沒打通，我們怎麼能在這時候休息呢？（小胡領老大爺上）

胡：唉呀！你們都在這兒呀！害我們好找，老大爺這就是我們支書。

老：噢！你是姓張吧？我們是光明社來支援鐵路建設的，這是我的介紹信。

張：好，老大爺你請坐。老大爺，你是送他們來的吧？

老：不，是帶他們來的。

胡：帶他們來送他們來還不是一樣？

老：不一樣！送他們來，送到了我就得回去，帶他們么那就是說我是個帶頭的。

戴：老大爺你這麼大年紀也……

老：小伙子！別看我老。到洞子里一氣干上兩班不成問題。風鉗那個機器玩藝兒咱搞不來，拿個鐵鉗，掌個釘錘，咱不比你小伙子差。

張：老大爺，不是說你們明天才來嗎？

老：這些小伙子一聽說修鐵路，急着今天就要來。

張：咱們工地的生活，大伙兒能過得慣嗎？

老：張支書！你放心，咱們來的小伙子一個個都像這位同志（指章）那麼硬棒，干活都是數得上的。（章欲走）

張：老章，別走，咱們還沒扯完，在這兒先听听也好。

老：你們有事你們扯吧，我去看看那些小伙子去。

張：沒什麼事，老大爺，你歇歇吧。小胡你先去招呼他們一下。（胡下）

張：（看看章，想了一下）老大爺，你們支援鐵路怎麼這麼大

干勁兒呢？

老：咱們盼了多少年的火車了！只有共產黨才真的給我們修了鐵路。想當年國民黨修鐵路，那是給有錢有勢人干的。現在是替咱們自己干活，咱們是在修的幸福大道，我們怎么能不支援呢？！

戴：老大爺，你以前也修過鐵路？

老：修過，也是在這個工地上，提起這事話就長了。……

張：老大爺，你說說你以前是怎么修路的？

老：這得從頭說起呀！那是民國三十五年的時候。國民黨在這個坡後面打了個洞，人是越打越少，死的死，病的病。沒法打啦，只好到處拉人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給他們拉來的。來了一看，吃沒得吃，住沒得住，到月頭不發錢，還要挨打受氣！那些當官的從上到下的貪污，修洞子的錢都進了他們的腰包！打了三年，才把洞子打好，結果還是不能用，死了多少人！流了多少汗！連個火車影子都沒見到。咱們還是在山洼洼里守了十多年。好容易盼來了共產黨，真的給咱們修鐵路，做梦也沒想到會那麼快呀！看着就要通車了，貴州人民多年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了，老鄉們誰不高興呀！咱們貴州啊！是個聚寶盆。俗語說得好，山多寶多，可以前都躺着睡大覺，看着這些寶也拿它沒辦法，這一有了火車，這些寶就能往外運啦！外面的寶也就早一天能往里進啦！對咱們貴州人民會帶來多大的好處啊！同志，你知道你們是在做些什麼工作嗎？

戴：是修通貴州人民的幸福大道！

張：老章，你說呢？（章不語）怎么不說話？

章：我沒什麼說的。（小胡與王護士上）

胡：張支書。

戴：你怎么不去招待他們一下？